





野客叢書卷第十

長洲王

曾

宣帝待霍氏

陳右史君舉論宣帝在民間知霍光驕恣日久以其親握天子璽而帝之未欲決去是以陽厚之以權而陰伺其間不約以禮而汰其慾以盈其罪此正與鄭莊公以京敞段之意同僕謂不然霍光何負於已而至是哉以是心而待舊恩恐宣帝不應如此之薄僕觀平日所以待遇先者無所不用其誠逮其死也所以送終所以存卹其後莫不備至亦足以見宣帝奉



拳於光也。顯等見權不出已，出怨望之言，僭侈恣橫。凡百不臣之狀，視前有加。帝明知之，而或往往請治。帝一切寘而不問，但不過奪其權而已。且楊韓趙蓋四君子，稍有過累，帝戮之不卹。今霍氏禍稔惡盈，帝豈不能治之哉？顧獨隱忍不發者，是蓋念大將軍夙恩之故。觀其詔曰：「迺者雲等謀爲大逆，朕以大將軍故，抑而不誅，冀其自新。今禹等云云，朕甚悼之。茲正見宣帝之本心，使顯等稍自悔改，則霍氏富貴，將來未艾。奈何悖逆之節，愈益彰露，而不容掩匿，苟不明正典刑，天下其謂帝何其勢不得不誅耳。是則帝誅。」

霍氏大出於不得已，豈故設筭以陷之哉？斯言過矣。

佛入中國

傳奕韓退之，皆言佛自後漢明帝時始入中國。此蓋論其顯然者。僕謂佛法之入中國，其來久矣。觀魏略西戎傳曰：昔漢哀元壽元年，博士景慮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傳浮屠經。又觀劉向列仙傳序曰：得仙者百四十六人，其七十四人已在佛經。則知漢成哀間已有佛經矣。觀漢武故事：昆邪王殺休屠王，以其衆降，得金人之神，上置之甘泉宮。金人皆長丈餘，其祭不用牛羊，惟燒香禮拜。上使依其國俗。又元狩三年



穿昆明池底得黑灰帝問東方朔朔曰可問西域道  
人又知佛法自武帝時已入中國矣今人惟知佛法  
入中國自明帝始不知自武帝始也薛正己記仲尼  
師老聃師竺乾審是則佛入中國又不止於武帝  
周侍郎詞意

茗谿漁隱謂周侍郎詞浮萍破處簷花簾影顛倒簷  
花二字用杜少陵燈前細雨簷花落全與出處意不  
相合又趙次公注杜少陵詩引劉邈簷花初照日之  
語僕謂此說皆考究未至少陵簷花落三字元有所  
自立遲詩曰共取落簷花何遜詩曰燕子戲還飛簷

花落枕前少陵用此語爾趙次公但見劉邈有此二  
字引以證杜詩漁隱但見杜詩有此二字引以證周  
詞不知劉邈之先已有簷花落三字矣李白詩簷花  
落酒中李暇亦有簷花照月鶯對棲之語不但老杜  
也詳味周用簷花二字於理無礙漁隱謂與少陵出  
處不合殆膠於所見乎大抵詞人用事圓轉不在淡  
泥出處其紐合之工出於一時自然之趣又如周詞  
午妝粉指印窗眼曲理長眉翠淺問知社日停鍼線  
探新燕寶釵落枕春夢遠簾影參差滿院非工於詞  
詎至是或謂眉間爲窗眼謂以粉指印眉心耳此說



非無據然直作窗牖之眼亦似意遠蓋婦人妝罷以  
餘粉指印於窗牖之眼自有閒雅之態僕嘗至一菴  
舍見窗壁間粉指無限詰其所以乃其主人嘗攜諸  
姬抵此因思周詞意恐或然社日停鍼線張文昌句  
生子錫賚

世說載晉元帝生子普賜羣臣殷羨謝曰皇子誕育  
普天同慶臣無勳焉猥蒙頒賚帝笑曰此事豈可使  
卿有勳邪後南唐時宮中嘗賜洗兒果有近臣謝表  
云猥蒙寵數深愧無功此正用世說事而李後主亦  
曰此事如何著卿有功故東坡洗兒詞謂深愧無功

此事如何著得儂又用南唐史中語僕又觀北史有  
一事亦相類秦孝王妃生男隋文帝大喜頒賜羣官  
有差李文博曰今王妃生男於羣臣何事乃妄受賞  
此事亦然但其言差隱耳

晉帖

閣下法帖十卷淳化中所集其中多弔喪問疾國子  
祭酒李涪所撰刊誤云短啓出於晉宋兵革之際時  
國禁書疏非弔喪問疾不得輒行尺牘故羲之書首  
云歿罪是違令也僕觀書牘首云歿罪自漢魏以來  
已多如此不但晉羲之也恐非冒禁之故孔融繁欽



陳琳諸人書牋皆先言死罪然後云云晉宋以來如  
阮嗣宗謝玄暉任彥昇之徒亦然僕又觀墨客揮犀  
謂法帖中多弔喪問疾者蓋唐帝好晉人墨蹟舍弔  
喪問疾之書悉入內府後歸昭陵無有存者惟弔喪  
問疾者以不祥故多在人間三說不同

漢碑引經語

漢人專門之學各習其師所傳經書不無異同然當  
時亦有假借用字所以與今文不同因觀漢碑中引  
經書語疏大略於此靈臺碑曰德被四表張公碑曰  
元亨利正蔣君碑曰遵五屏四劉修碑曰動乎儉中

鬼神富謙鄉黨遜遜如也祝睦碑曰鄉黨浚浚朝廷  
便便孔彪碑曰無偏無黨遵王之素費氏碑曰導齊  
以禮有恥且格王君廟碑曰庶績咸喜張表碑曰畔  
桓利貞范式碑曰徽柔懿恭明允篤恕薛君碑曰永  
矢不愆嚴發碑曰鑄堅仰高此類甚多費鳳碑有曰  
泥而不滓洪氏謂此涅而不淄非假借則傳異也僕  
觀史記屈原傳有曰皜然泥而不滓劉勰辨騷則曰  
皜然涅而不緇知此語尚矣洪氏不引此夫豈未之  
考乎東漢如熊君碑隗囂傳亦皆有是語不特費鳳  
碑也



萱堂桑梓

今人稱母爲北堂萱蓋祖毛詩伯兮詩焉得諼草言樹之背按注諼草令人忘憂背北堂也其意謂君子爲王前驅過時不反家人思念之切安得諼草種於北堂以忘其憂蓋北堂幽陰之地可以種萱初未嘗言母也不知何以遂相承爲母事借謂北堂居幽陰之地則凡婦人皆可以言北堂矣何獨母哉傳注之學失先王三百篇之旨似此甚多正與以鄉里爲桑梓之謬同詩意謂桑梓人賴其用猶不敢殘毀寓恭敬之意而況父子相與非直桑梓而已非謂桑梓爲鄉里也然自東漢以來乃以桑梓爲鄉里用矣

韓信之幸

韓信始伐魏旣整師而問酈生魏得毋用周叔爲大將乎曰栢直也信曰豎子耳遂進擊魏益爲疑兵陳船於臨晉而伏兵於夏陽以木罌渡軍而襲安邑虜魏王豹則周叔者信之素畏者也其才必在信上使之計乎惟魏不用周叔爲將故韓信得以僥倖以遂破魏之功也信繼伐趙廣武君者請奇兵以間道絕糧道勸成安君深溝高壘勿與韓信張耳戰且謂不



出十日兩將之頭可致麾下其料敵如是之審決非  
為嘗試之謀也使成安君聽其計則信耳之頭特未  
可保當是之時信蓋岌岌乎斂兵旁次覘其計之用  
與否也有報成安君不用詐謀奇計而廣武君之說  
不行信於是欣然大喜方敢引兵而下委蛇曲折得  
使輕騎入趙壁立漢幟以亂其軍斬成安君於泚水  
上是信破趙之功又僥倖於再勝矣信始歸漢平此  
二國最為功大而皆幸人之不然豈非天邪其後以  
之取燕以之拔齊勢如破竹皆迎刃而解者又悉資  
於降虜廣武君之策觀信解廣武君縛東向坐而師  
事之悉心歸計以進取之間則知廣武君料敵制勝  
之謀高出世表大足以服信之心如此然則周叔之  
不用於魏廣武君之策不行於趙而反行於信此信  
之所以戰勝攻取為漢家之令傑也與

名字相公

前輩有云前漢有酈食其審食其名字相公不知何  
義僕謂此必慕其為人如司馬相如慕藺相如之為  
人故亦名相如且名食其者不獨酈審二公也前有  
司馬食其見戰國策後有趙食其見西漢想酈生輩  
慕司馬食其為人故名食其其後趙食其亦必如此



人知食其之名自酈審始不知酈審前已有此名者。又如前漢有金日磾後漢有馬日磾而晉又有段匹磾魏有于栗磾者。

太上皇名

懶真子云漢初去古未遠風俗質略故太上皇無名母媪無姓然唐宰相表敘劉氏所出云太公名煇字執嘉生四子伯仲邦交邦即漢高帝也高帝之父漢史不載其名唐史乃載之此事亦可大笑僕謂太上皇名已先見後漢章帝紀注中不但唐書也章紀注謂名煇一名執嘉與唐書所說微異而不注所自僕

考之蓋出於皇甫謐帝王世紀中不特此也如惠帝張后文帝薄后以至薄父之徒皆有名字而史記漢書本傳初未嘗聞也且太上皇之名母媪之姓不見漢書者史氏不載耳馬永卿謂風俗質略上皇無名母媪無姓此說失矣

文王之囿

後漢楊賜傳樂松曰文王之囿百里人以為小齊宣王五里人以為大章懷太子注孟子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此云百里五里與孟子不同僕觀世說舉樂松之語云齊五十里



乃知非五里也。當時史文於五字下脫一十字，蓋七十里近於百里，四十里近於五十里。樂松舉其大綱耳。揚雄亦曰：文王之囿百里，齊宣王之囿四十里，是亦以文王之囿為百里。文王之囿豈真百里邪？章懷太子不深考耳。

晉元帝

隨筆云：秦始皇乃呂氏之子，楚幽王乃黃氏之子，所謂羸羊之先，當不歆非類。僕考晉元帝乃牛氏子，非司馬氏也。然西晉當懷愍之際，國祚絕矣，得元帝興於江左，顧以續二百來年祚。司馬氏相傳才五十餘

年耳。而牛氏相傳乃至一百四十餘年，雖司馬之廟不歆非類，然賴以延其國祚，此天假牛氏之胎以祐晉室，決非偶然也。所以當時有牛馬之讖云。

青州從事

徐彭年家範，其子問人稱酒為青州從事，謂何曰：湘江野錄云：昔青州從事善造酒，故云。僕考世說與此說不同。桓公有主簿善別酒，好者謂青州從事，惡者謂平原督郵。蓋青州有齊郡平原，有鬲縣，言好酒下臍而惡酒在膈上住也。從事美官，而督郵賤職，故取以為論。



橋玄佚事

後漢書云玄舉孝廉補洛陽左尉時梁不疑云云棄官還鄉里後四遷為齊相考蔡邕碑云舉孝廉除郎中雒陽左尉云云解印綬去辟司徒舉高第補侍御史以詔書考司隸校尉趙祈事廷尉郭貞私與公書公封書以聞辟大將軍梁公幕府羌戎匪茹震驚隴漢西府舉公拜涼州刺史不動干戈揮鞭而定西域又值饑荒諸郡饑餒公開倉廩以救之主者以舊典宜先請公曰若先請民已死矣廩訖奏之詔嘉有汲黯憂民之心遷齊相皆傳所不載又傳謂光和六年

卒碑謂光和七年五月薨

夜雨對牀

人多以夜雨對牀為兄弟事用如東坡與子由詩引此蓋祖韋蘇州示元真元常詩寧知風雨夜復此對牀眠之句也然韋又有詩贈令狐士曹曰秋簷滴滴對牀寢山路迢迢聯騎行則是當時對牀夜雨不特兄弟為然於朋友亦然異時白樂天招張司業詩云能來同宿否聽雨對牀眠此善用韋意不膠於兄弟也僕又觀鄭谷訪元秀上人詩曰且共高僧對榻眠思圓昉上人詩曰每思聞淨話夜雨對繩牀夜雨對



牀施於僧亦不為無自然則聽雨對牀不止一事今人但知為兄弟事而莫知其他蓋此詩因東坡拈出故爾樂天非不拈出別章之意然已灰埃矣大抵人之文章不論是否得當代名賢提拂雖輕亦重不然雖重亦輕韋詩固佳重以東坡引以為用此其所以顯然著在耳目為兄弟故事

員貢二書

員半千上書曰臣家貲不滿千錢有田三十畝粟五十石聞陛下封神岳舉豪英故鬻錢走京師云云此正祖貢禹之意貢禹上書嘗曰臣禹年老貧窮家貲

不滿萬錢妻子糠豆不贍裋褐不完有田百三十畝陛下過意徵臣賣田百畝以共車馬二書之意一同是皆有是實而為是言非矯情飾詞也後世讀之純實之風可想而今人求外補其干譽以為異嗚呼率天下為偽之風甚多此特其一耳

千里萼羹

晉書載陸機造王武子武子置羊酪指示陸曰卿吳中何以敵此陸曰千里萼羹末下鹽豉或者謂千里末下皆地名萼豉所出之地而世說載此語則曰千里萼羹但未下鹽豉耳觀此語似非地名東坡詩曰



每憐蓴菜下鹽豉又曰未肯將鹽下蓴菜坡意正協  
世說然杜子美詩曰我思岷下芋君思千里蓴張鉅  
山詩曰一出修門道重嘗未下蓴觀二公所云是又  
以千里末下爲地名矣前輩諸公之見不同如此僕  
嘗見湖人陳和之言千里地名在建康境上其地所  
產蓴菜甚佳計末下亦必地名緬素雜記漁隱叢話  
皆引世說之言以謂末下當云未下而漁隱謂千里  
者湖名且引酉陽雜俎酒食而亦有千里之蓴僕謂  
末下少見出處千里蓴言者甚多如南北史載沈文  
季謂崔祖思曰千里蓴羹非關魯衛梁太子啓曰吳

愧千里之蓴蜀慙七菜之賦吳均移曰千里蓴羹萬  
丈名膾千里之蓴其見稱如此

田大明妃琵琶事

傳玄琵琶賦序曰故老言漢送烏孫公主嫁昆彌念  
其行道思慕使知音者於馬上奏之石崇明君詞亦  
曰匈奴請婚於漢元帝以後宮良家子配焉昔公主  
嫁烏孫令琵琶馬上作樂以慰其道路之思其送明  
君亦必爾也則知彈琵琶者乃從行之人非行者自  
彈也今人畫明妃出塞圖作馬上愁容自彈琵琶而  
賦詞者又述其自鼓琵琶之意矣魯直竹枝詞注引



傳玄序以謂馬上奏琵琶乃烏孫公主事以為明妃  
用蓋承前人誤僕謂黃注是不考石崇明君詞故耳  
漢田畝價一金費鳳碑曰祖業良田畝直一金  
東方朔曰豐鎬之間號為土膏其價畝一金杜篤曰  
厥土之膏畝價一金費鳳碑曰祖業良田畝直一金  
按漢金一斤為錢十千是知漢田每畝十千與今天  
率相似僕觀三十年前有司留意徵理所在多為良  
田大家爭售至倍其直而邇年以來有司徇於姑息  
所在習頑為風舉向來膏腴之土損半直以求售往  
往莫敢鄉邇世態為之一變甚可歎也

石凍春

東坡云唐人名酒多以春名退之詩勤買拋青春國  
史補注滎陽土窟春富平石凍春劔南燒春子美詩  
雲安麴米春僕觀鄭谷贈富平宰詩曰易博連宵醉  
千缸石凍春知富平石凍春信矣觀白樂天詩有青  
旗沽酒聽梨花之句注杭人其俗釀酒聽梨花時熟  
號為梨花春是又有梨花春之名李白詩甕中百斛  
金陵春劉夢得詩鸚鵡杯中若下春

竝食天廚

今歲首門神有書曰口食天倉觀顧長康所畫清夜



游西園圖梁朝諸王跋尾有云圖上若干人竝食天廚知此語舊矣

金刻春樓夢晉精鏤鮑林中試不春  
靈壽樂苑春長文休繁亦春之  
其古賦經集卷之四古詩入其  
不確亦東林賦富平不東春詩  
雲矣賤未未對歸嶺谷富平宰  
其辭古策則士氣春富平不東  
不與云古入之富平不東春  
野客叢書卷第十

長洲吳暉書  
唐麒吳中刻

野客叢書卷第十一

長洲王楙

郭解劇孟

漢書郭解為人靜悍師古注性沈靜而勇悍史記則曰為人精悍非靜字也漢書又曰臧命作姦剽攻休乃鑄錢掘冢師古注臧命作姦剽攻者臧亡命之人剽劫也攻謂穿窬而盜也休乃鑄錢掘冢者不報仇剽劫則鑄錢發冢也然驗以史記之文則藏命作姦剽攻不休及鑄錢掘冢較之班史添一不字以乃字為及字其文勢不同如此又漢書劇孟傳曰條侯為



太尉乘傳東將至河南得劇孟師古謂乘傳東將者  
乘傳車東出爲大將也史記則曰乘傳車將至河南  
乃知漢書誤以車字爲東字而將字本方將之將非  
將帥之將也

漢唐人丐閒之章

唐人奏疏乞退休多數幾當退孔戣之章是其一者  
如司空圖三宜休李泌五不住之說僕嘗考之漢人  
乞退之章嘗有是體如王鳳上疏乞骸骨謝上曰陰  
陽不調災異數見咎在臣鳳奉職無狀此臣一當退  
也五經傳記師所誦說咸以日食之咎在於大臣非

其人此臣二當退也河平以來臣久病連年數出在  
外曠職素餐此臣三當退也

師古注青紫

石林云唐以金紫銀青光祿大夫爲階官此沿漢制  
金印紫綬銀印青綬之稱也夏侯勝傳取青紫如拾  
芥青紫謂綬耳顏師古以青紫爲卿大夫之服漢卿  
大夫蓋未服青紫師古但據當時所見僕觀揚雄解  
嘲紆青拖紫師古注曰青紫謂綬之色觀此語豈無  
見邪然所謂服者佩服云爾漢人亦有以綬言服如  
蔡邕章疏曰命服銀青曰命服金紫曰金龜紫紱之



飾非臣容體所當佩服以是而觀師古之注未為謬也僕又考之秦時光祿勳有中大夫漢武帝更名光祿大夫皆銀章青綬魏晉以來有左右光祿大夫光祿三大夫皆銀章青綬其重者詔加金章紫綬則謂之金紫光祿大夫既有金紫之號故以本光祿為銀青光祿大夫晉時如王翹之嘗為此官而任遐為光祿大夫就王晏乞一片金晏乃啓轉為金紫是也是則金紫銀青光祿大夫之階萌於漢成於晉非始於唐也

米價貴賤

前漢食貨志曰漢興接秦之敝民失其業大饑米石五千人相食高祖令民就食蜀漢又按高祖紀二年關中大饑米斛萬錢人相食令就食蜀漢皆一時事所書米價不同恐稍先後亦未可知王莽末黃金一斤易粟一斛晉愍帝時米斗二金是一斗粟易錢二十緡一石粟為錢二百緡也後漢末董卓之亂百姓流離穀石至五十萬唐潼關失守魯炆所守郡中米斗五十千是一石穀為錢五百緡也梁侯景食石頭常平倉盡米一斗七八萬錢是一石米為錢七八百緡也自古米貴未有如是之甚者漢明帝永平間粟



斛三十正與唐太宗米斗三錢之價同東魏元象間  
穀斛九錢趙充國傳金城湟中穀斛八錢漢宣紀穀  
石五錢自古米賤又未有如是之甚者等一石穀耳  
賤而至於五錢貴而至於七八百緡無乃太懸絕乎  
十餘一二公言時政百餘也對勸米董卓之語百餘  
虞預陳時政曰自頃長吏輕多去來送故迎新交錯  
道路受迎者惟恐船馬之不多見送者惟恐吏卒之  
常少窮奢極費謂之忠義省煩從簡呼爲薄俗范甯  
陳時政曰方鎮去官皆列精兵器仗以爲送故米布  
之屬不可勝計監司相容初無糾彈其中或有清白

亦復不見標異送兵多者至有千餘家少者數百戶  
既力入私門復資官廩布兵役既竭枉役良人牽引  
無端以相充補若是功勳之臣則已享裂土之祚豈  
應封外復置吏兵乎今送故宜爲節制以三年爲斷  
二公陳時政皆以送迎之費爲言想晉時之弊莫此  
爲甚觀甯所謂送兵多者至有千餘家少者數百戶  
資官廩布而力入私門有以見當時去官不卹州郡  
如此而今州郡送故迎新交錯道路所費不訾而勢  
力之家私占軍役不以爲非者其殆晉之流風乎

魏證蒯通



初魏證常勸太子建成早除秦王及建成敗世民召證謂曰汝何為離我兄弟衆惟懼證容止自若對曰先太子若從證言必無今日之禍此語蓋祖蒯通之故知爾初蒯通教韓信云云信既伏誅上召通曰若教淮陰侯反乎通曰然臣固教之豎子不用臣策故自夷如此如用臣計陛下安得而夷之其事雖異其意則同是皆不以事敗而遽變前說要胸中有守而然異乎倉皇失措遽變前說者也是以於此反有以見知

見知

壺關三老

與江充

以兵相格

上怒甚

戾太子遭巫蠱事與江充以兵相格上怒甚羣下憂懼不知所出壺關三老上書訟太子寃甚力謂充銜至尊之命迫蹙太子造飾姦詐羣邪錯謬是以親戚之路隔塞不通太子進則不得見上退則困於亂臣獨寃結而亡告不忍忿忿之心起而殺充恐懼逋逃子盜父兵以救難自免耳臣竊以為無邪心其言甚當上雖感悟而不為罷兵吏圍益急太子度不得脫即自經繼而上知太子惶恐無他意而車千秋復訟太子寃謂子弄父兵罪當笞天子之子過誤殺人當何罪上大感悟謂曰父子之間人所難言也公獨明



其所以然遂族充家而擢千秋為丞相至壺關三老  
竟不聞尺寸之賞此甚與周生言霍氏事同所謂曲  
突徙薪無恩澤焦頭爛額為上客也壺關三老班史  
不著姓名荀悅漢紀謂令狐茂

古者金價

惠帝紀云視作斤上者將軍四十金鄭氏曰四十金  
四十斤金也晉灼曰近上二千石賜錢二萬此言四  
十金實金也下凡言黃金真金也不言黃金錢也食  
貨志黃金一斤直萬錢也後漢何休注公羊百金之  
魚亦謂一金萬錢細素雜記引一金萬錢以證晉王

導所市練布之價則是一金萬錢不但秦漢為然自  
三代至晉莫不皆然何千百年間金價一律如此今  
日之價視古又何倍蓰邪

少翁致神

抱朴子謂前漢書及史記皆云齊人少翁為文成將  
軍武帝所幸李夫人少翁能令武帝見之僕考史  
記武帝本紀及封禪書上有所幸王夫人卒少翁以  
方術夜致王夫人貌又考漢書外戚傳少翁夜致李  
夫人史記謂王夫人漢書謂李夫人二說自不同抱  
朴子謂二書皆云李夫人謬矣徐廣注封禪書謂外



戚傳曰趙之王夫人潘岳悼亡詩曰獨無李氏靈彷彿覩爾容又以為李夫人其不同如此王子年拾遺記則又曰李少君致李夫人於紗幕中不言少翁而言李少君臨及性歎書上亦說李夫人卒少翁必軍先帝朝請李夫人也今呼朝請郎及奉朝請竝作上聲僕考漢書朝請其說有二一說漢律諸侯春朝天子曰朝秋曰請此合從去聲如竇嬰不得朝請王陵竟不朝請之類是也師古注才姓反又一說奉朝請無定員本不為官位東京罷省三公外戚皇室諸侯多奉朝請奉朝請云

者奉朝會請召而已故韓退之東坡詩竝作上聲押是也

字人之官

古者字人之官甚重漢郎官出宰百里必其綿歷稍深望實稍重然後畀以是任非如今日限以改秩之制其權既輕其責甚重往往人以為難且以後漢杜詩觀之詩始仕郡功曹有公平稱辟大司馬府歲中三遷為侍御史安集洛陽還以狀聞世祖賜以祭服復使河東翦滅賊徒拜成臯令且詩自功曹超三遷為侍御史又兩持使節方為縣令則其令不亦重哉



惟其望重所以人服權重不敢動搖是以一邑之治無難能者觀漢碑嚴訢凡七為縣不以為煩蓋以此也今人為邑得一滿秩如釋重負雖有過人之材孰肯希於再試乎惟心曾林公平辭報大同無孤遠中  
歸其卦正五九到官重卦卦入心為曠且必必勤卦  
隨筆云齊書高洋謀篡魏其臣宋景業言宜以仲夏受禪或曰五月不可入官犯之不終於其位景業曰王為天子無復下期豈得不終其位乃知此忌相承已久不曉其義僕觀前漢張敞為山陽太守奏曰臣以地節三年五月視事其言如是則知前漢之俗未

嘗忌五月也然張敞在山陽監護驕賀其責甚難卒以無事其後徵為膠東相亦不聞有凶橫之說又觀後漢朔方太守碑云延嘉四年九月乙酉詔書遷衙令五月正月到官乃知拘忌之說起於兩漢之後然又觀獨孤及集有為舒州到任表曰九月到州訖乃知唐人亦有不忌九月者因考諸州唐人題名見不避正五九處亦多

漢諸君末年

前漢諸君末年甚有異者文帝十六年改為後元年其說出於新垣平之詐候日再中以為吉祥故改元



以求延年之祚繼而詐覺而被誅矣景帝猶且因之  
景帝卽位元年至七年稱中元年又六年稱後元年  
至三年而終武帝在位五十四年屢更年號最後更  
爲後元而以二年終不知當時何所據而分中與後  
謂之後則疑若有盡乃不諱何邪自是之後不復建  
後元之號矣然宣元哀三帝末年抑有甚異者宣帝  
末年號黃龍元年正月匈奴單于來朝二月歸國十  
二月帝崩元帝末年號竟寧元年正月單于又來朝  
五月帝崩哀帝末年號元壽二年正月單于來朝六  
月帝崩事之符合有如此者或謂匈奴從上游來厭

之故中國輒有大故此事殆不可曉也

受勳室香曹

借書一鷓

鷓鴣鳥也其聲如鷓鴣

李正文資暇集曰借書集俗謂借一癡與二癡索三  
癡還四癡又杜元凱遺其子書曰書勿借人古諺云  
借書一嗤還書一嗤後人生其詞至三四譌爲癡或  
曰癡甚無謂當作瓶僕觀廣韻注張孟押韻所載瓶  
字皆曰借書盛酒器也故曾文清公還鄭侍郎通鑑  
詩曰借我以一鑑餉公無兩瓶然又觀魯直詩曰願  
公借我藏書目時送一鷓開鎖魚蘇養直詩曰休言  
貧病惟三篋已辦借書無一鷓又曰去止書三篋歸



亡酒一鴟曰慙無安世書三篋濫得揚雄酒一鴟乃  
作鴟夷之鴟近見漁隱後集亦引黃詩為證與僕暗  
合曰昔亦心一盞論公無兩婦然又贈曾直符曰願  
字晉曰丁晉公治第  
丁晉公治第楊景宗為督役丁後籍沒而景宗貴顯  
乃以其第賜景宗錢思公嫁女令銀匠龔美造妝奩  
器皿既而美拜官思公以為妹婿向者器皿乃歸美  
家二事甚異僕謂人自不悟耳天下之物去來無定  
安可強執在己者以為我有哉豈獨物然雖天下亦  
莫不然曹氏為漢平董卓董卓既平而受漢室者曹

氏也司馬氏為魏抗吳蜀吳蜀既抗而受魏室者司  
馬氏也劉裕為晉北伐然北方既定而受晉室者劉  
氏也天下事率多如此區區之勢豈足恃哉觀楊龔  
二事甚與衛青娶平陽公主事同

班范議論

班史言淮南王謀反憚汲黯守節少義至說公孫弘  
等如發蒙耳其言止如此范史論李固據位持重以  
爭大義其視胡廣趙戒猶糞土也何至是哉二公議  
論懸絕雖毀人亦然壞前漢之風俗者莫過乎孔光  
張禹晉人謂光禹之罪深於莽卓使范曄作光禹傳



則必直書其罪而誅之也。固則曰服儒衣冠傳先王語其醜藉可也。然持祿保位被阿諛之譏以古人之迹見繩烏能勝其任乎。其優游不迫如此以此見古人不忠厚氣象。其言五史論李固蘇武蘇重以班史言汲冢書精又辨經書中論及漢至諸公新史史記燕世家所載或曰禹薦益已而以啓人為吏及老而以啓為不足任乎天下傳之於益已而啓與交黨攻益奪天下謂禹名傳天下於益已而實令啓自取此說甚背經旨前輩往往致疑戰國策亦有是語司馬貞注曰經傳無聞未知所由僕嘗考之其說出

於汲冢書汲冢書凡七十五篇出於魏安釐王墓中其言大率與今經史相反如云夏年多殷益干啓位啓殺之太甲殺伊尹太王殺季歷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非穆王壽百歲幽王既亡有共伯和者攝行天子事非二相共和師春一篇書左傳諸國卜筮師春是造書之姓名也瑣語十一篇諸國卜筮妖怪相書也繳書二篇論弋射法此類不一今崇文總目有汲冢周書十卷

蔡邕女賢

羊祜父衛先娶孔融女後娶蔡邕女孔氏生發蔡氏



生承祜時發與承俱病度不能兩存乃專心養發故  
得濟承竟病歿其賢如此視古烈女何愧後漢蔡邕  
傳無聞列女傳但載邕女為董祀妻者名琰字文姬  
喪亂中為胡騎所獲在胡中十二年生二子曹操痛  
邕無嗣遣使以金璧贖之琰不能歿節更為生子謂  
之烈女可乎史失法取甚矣書云軒轅因小豎而春  
日平非古者糧給之數王雱曰亦共計味者辭亦天  
古者糧給之數嘗考其大略周禮廩人中歲入食月  
三鬴注云六斗四升曰鬴三鬴為米一斛九斗二升  
三十日之食則日食米六升四合也魏李悝曰人食

月一石半五人終歲為粟九十石是一人食米五升  
也漢趙充國曰以一馬自佗負三十日食為米二斛  
四斗麥八斛是一人日米八升一馬日麥二斗七升  
也匈奴傳曰計一人三百日食用糲十八斛是一人  
日糲六升也後漢南蠻傳曰計人廩五升用米六十  
萬斛晉顧臻曰北方夷狄對岸外禦為急兵食七升  
兩漢上下糧給之數所得大略如此僕又考之古斛  
甚小漢二斗七升當今五升四合所謂人食米八升  
者當今二升一合六分所謂人食米六升者當今一  
升六合所謂人食米五升者當今一升三合有半



代六合重三入會米正代善當今一代三合亦米  
今言五月五日曰重五九月九日曰重九僕謂三月  
三日亦宜曰重三觀張說文集三月三日詩暮春三  
月日重三此可據也曲水侍宴詩三月重三日此可  
據也晉書曰北代亦代樓其代樂無意文身子代  
日蘇六喉脣喉吻南變對曰信入氣五代用米六十  
或者謂文選沈約碑獻替惟宸實掌喉脣尚書為喉  
舌而以為喉脣無乃好異僕謂此語承襲已久不但  
約也如宋趙伯符表曰無宜復司喉脣宋文帝目送  
王華等曰此四賢一時之秀同掌喉脣宋孝武曲水

聯句臣偃曰喉脣廢職方思讓裴子野曰張吏部有  
喉脣之任宋志平南荆曲曰多選忠義士為喉脣喉  
脣事如此之多且沈約所言不但此碑也於范雲墓  
志亦曰乃作喉脣帝猷必舉是知此語非獨一處也  
僕又觀崔駰尚書箴曰龍作納言帝命惟允山甫翼  
周實司喉吻不但喉脣也又有喉吻之說是以胡宗  
愈啓曰崇禁臺喉吻之司首巖廊股肱之寄

王建襲杜意

王建詩曰人客少能留我屋客有新漿馬有粟此正  
杜子美肯訪浣花老翁無與奴白飯馬青芻之意僕



考杜意又出於傳休奕盤中詩曰惜馬蹄歸不數羊  
肉千斤酒百斛令君馬肥麥與粟

野客叢書卷第十一  
長洲吳曜書  
吳中唐刻

野客叢書卷第十二

酈生事不同

長洲王天楹

史記酈生正傳與朱建傳尾所述酈見高祖事不同  
太史公曰平原君之子與余善是以得具論之豈非  
以此兩存之乎正傳所述與今班史一同曰酈生聞  
沛公略地陳留其麾下騎士適里中子謂曰吾聞沛  
公慢而易人多大略此真吾所願從游莫為我先若  
見沛公謂曰臣里中有酈生六十餘長八尺人皆謂  
之狂生自謂我非狂生騎士曰沛公不好儒諸客冠



儒冠來者輒溺之與人言常大罵未可以儒生說也  
酈生曰第言之騎士從容爲言沛公至高陽傳舍使  
召酈生入謁見沛公踞牀使兩女子洗足長揖不拜  
曰足下欲助秦攻諸侯乎且欲率諸侯破秦也沛公  
罵曰豎儒天下同苦秦久矣故相率攻秦何謂助秦  
攻諸侯乎酈生曰必欲合義兵誅無道秦不宜倨見  
長者於是沛公輟洗攝衣延生上坐謝之生因云云  
沛公喜賜食問計安出生曰足下起糾合之衆不滿  
萬人欲徑入彊秦所謂探虎口者也陳留天下之衝  
多積粟臣善其令請得使之令下足下卽不聽足下

舉兵攻之臣爲內應於是遣酈生行沛公引兵隨之  
遂下陳留其正傳所言如此朱建傳尾則曰沛公引  
兵過陳留酈生踵軍門上謁曰高陽賤民酈食其竊  
聞沛公暴露將兵誅不義願得口畫便事使者入通  
沛公方洗問何如人使者曰狀貌類大儒衣儒衣冠  
側注沛公曰爲我謝之言我方以天下爲事未暇見  
儒人酈生叱使者曰吾高陽酒徒非儒人也使者復  
入報曰客天下壯士自言高陽酒徒沛公遽雪足延  
入見之生揖沛公曰足下暴衣露冠將兵討不義而  
曰吾方以天下爲事未暇見儒人夫足下欲就天下



大功而以目皮相恐失天下之能士且度足下智勇不如吾欲就天下而不相見竊為足下失之沛公謝曰鄉者聞先生之容今見先生之意矣乃延而坐之問所以取天下者酈生曰足下欲就大功不如止陳留陳留天下之衝兵之會地積粟數千萬石守壘甚堅臣素善其令願為足下說之不聽臣請為足下殺之而下陳留沛公從之於是酈生夜見陳留令說之陳留令云云酈生夜半斬陳留令報沛公遂下陳留其說又如此由前所說則沛公倨洗見酈生由後所說則方洗見使者由前所說則謂陳留令不聽足下

史記簡略

舉兵攻之由後所說則謂臣為足下殺之其他語意詳略多不同故備錄之以資閱史者

漢書兒寬傳曰張湯為廷尉廷尉府盡用文法吏寬以儒生在其間見謂不習事不署曹除為從史之北地視畜數年還至府上畜簿會廷尉時有疑奏掾史莫知所為寬為言意掾史因使為奏奏成讀之皆服以白廷尉湯湯大驚召寬與語乃奇其材以為掾上寬所作奏即時得可異日湯見上問曰前奏非俗吏所及誰為之者湯言兒寬上曰吾固聞之久矣湯由



是鄉學以寬為奏讞掾以古法義決疑獄甚重之漢書載寬事如此之詳史記但曰以試第次補廷尉史是時張湯方鄉學以為奏讞掾以古法議決疑獄而愛幸湯湯以為長者數譽之才此數句而已不見所謂在廷尉不署曹之說不見北地視畜數年之說不見還至府為湯作疑奏之說不見上疑奏即時賜可之說兒寬平生善處有此數事似此曲折皆不一見以至上問尚書開六輔渠議封禪事漢書歷載而史記皆不書何其大略也以史記而考兒寬行事不幾泯沒乎夫抵遷史失之略如兩魏等傳皆然

漢獄吏不恤

漢獄固酷獄吏尤不恤試撫數事周勃下廷尉吏稍侵辱之既出曰吾嘗將百萬軍安知獄吏之貴也韓安國抵罪蒙獄吏田甲辱之安國曰歟灰不復然乎甲曰然即溺之王嘉下獄獄吏稍侵辱之嘉喟然仰天歎曰幸得充備宰相不能進賢退不肖歟有餘責歐血而死蕭望之不肯入獄仰天歎曰吾備位宰相老入獄牢苟求生活不亦鄙乎飲藥而死夫以宰相大臣獄吏尚且不恤況其他乎是以路溫舒上書有曰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今治獄之吏



上下相毆以刻為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  
獄之吏皆欲人之死是以歿人之血流離於市被刑  
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以萬數此仁聖之所以  
傷也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歿捶楚之下何求不  
獲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詞以視之吏治者利其然則  
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卻則鍛鍊而周內之蓋奏當之  
成雖咎繇聽之猶以為歿有餘辜何則成鍊者衆文  
致之罪明也是以獄吏專為深刻殘賊而亡極媮為  
一切故俗語曰畫地為獄議不入刻木為吏期不對  
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深於獄

敗法亂正離親塞道莫甚乎治獄之吏此所謂一尚  
存者也溫舒一書深切如此使人讀之不覺毛竦想  
秦弊之存於當時者莫此為酷觀勃等所云益可驗  
矣鍛鍊周內文致其罪在漢已然況今日乎

### 經怪二字

曩歲平江鄉試有詞科人為考官出策題用經怪二  
字莫知所自僕讀後漢蔡邕傳晉嵇康書皆用此二  
字又觀唐人文集如劉禹錫皇甫湜書中亦多用之  
經常也漢書常字多作經如曰難以為經

### 披霧睹天



今用披霧睹青天事多指樂廣如梁孝元詩還思逢  
樂廣能令雲霧褰駱賓王詩情披樂廣天是也往往  
謂此語初見於晉不知此語已先見於徐幹中論曰  
文王畋於渭水遇太公釣召而與之言載之而歸文  
王之識也灼然若驅雲而見白日霍然如開霧而睹  
青天晉人蓋引此語以美樂廣耳曹植謝入覲表曰  
若披浮雲而矚白日

痛消二義

周官疾醫四時皆有癘疾春時有痛首疾鄭注痛酸  
削也司馬相如消渴則所謂消中之疾也痛首消中

二疾既異而其字亦自不同後人往往不辨指為一  
疾鮮有別之者後漢李通素有消疾此正如相如渴  
疾也太子賢注消中之疾是已乃復引周官為證是  
以消中痛首為一義以至玉篇廣韻之類皆以痛為  
消病惟禮部韻痛字下注酸痛頭痛是為得之張孟  
押韻注酸痛頭痛又渴病雖明知二疾為不同是認  
二字為一體矣

公門有公

田文曰將門必有將相門必有相其言起此後曹植  
疏亦曰相門有相將門有將南北史引處甚多李彪



曰諺曰相門有相將門有將此皆兼二者言也獨引  
一句者如梁武帝曰陳可謂相門有相矣宋武帝謂  
王鎮惡曰可謂將門有將是皆祖田文之語爾而續  
釋常談獨推王訓王鎮惡二事以證將門有將相門  
有相之所自是又未知田文曹植之所說也晉王浚  
又有公門有公卿門有卿之語田文曹植之說  
王浚之說

王延扣冰

晉王延事母甚孝夏則扇枕冬則溫被母嘗盛冬求  
生魚延求而不獲扣冰而哭忽有一魚踊出冰上取  
以進母史臣曰王延扣冰而召鱗扇席而驅暑雖黃  
香孟宗抑為倫輩僕謂不若易孟宗為王祥尤為切  
當為母而致冰鮮王氏有二人前有祥後有延

江淹擬古

遊齋閒覽云文選有江淹擬湯惠休詩曰日暮碧雲  
合佳人殊未來今人遂用為休上人詩故事僕謂此  
誤自唐已然不但今也如韋莊詩曰千斛明珠量不  
盡惠休虛作碧雲詞許渾送僧南歸詩曰碧雲千里  
暮愁合白雪一聲秋思長曰湯師不可問江上碧雲  
深權德輿贈惠上人詩曰支郎有佳思新句凌碧雲  
孟郊送清遠上人詩曰詩誇碧雲句道證青蓮心張



祐贈高閑上人詩曰道心黃檗老詩思碧雲秋雪竇  
詩曰碧雲流水是詩家曰湯惠休詞豈易聞暮風吹  
斷碧谿雲此等語皆以為湯詩用惟韋蘇州贈皎上  
人詩曰願以碧雲思方君怨別詞似不失本意吳曾  
漫錄但引樂天與唐上人對答二詩為證豈止此邪

王介詩

王介出守湖州嘗有詩曰吳興太守美如何太守從  
來惡祝鮀生若不為上柱國歿時猶合替閻羅後兩  
句事見北史韓擒虎傳擒虎曰生為上柱國歿為閻  
羅王亦足矣夫子稱祝鮀之佞蓋美其有材耳謂衛

靈公不亡者以有祝鮀等之故左氏傳亦謂祝鮀排  
難解紛賢者也介以諂媚者為祝鮀是狃於流俗之  
見觀晉王沉為豫州刺史下教曰達幽顯之賢去祝  
鮀之佞北史曰羣犬吠新客佞僮排疎賓望衛惋祝  
鮀眇楚悼靈均知此說久矣不知佞有二義有才佞  
之佞有諂佞之佞

藥欄

李濟翁資暇集曰園庭中藥欄欄即藥藥即欄猶言  
圍援非花藥之欄漢宣帝紀池藥未御幸者假與貧  
民漢書闌入宮禁率多作草下闌則藥欄尤分明也



有誤者以藤架蔬圃作對僕謂此說固是然考漢宣  
帝紀池籩未御幸者假與貧民非藥字又觀古人詩  
如梁庾肩吾曰向嶺分花徑隨堦轉藥欄唐李商隱  
曰水精眠夢是何人欄藥日高紅髮髯王維曰藥欄  
花徑衡門裏又曰新作藥欄成杜子美曰乘興還來  
看藥欄許渾曰竹院晝看筍藥欄春賣花又曰欄圍  
紅藥盛張籍曰借宅常欣事藥欄多作花藥之欄用  
也近見若谿漁隱亦引籩為證曰對幽隱之賀去  
資暇集曰符祝之類末句急急如律令者人以為如

飲酒之律令速去不得遲也一說謂漢朝每行下文  
書皆云如律令言非律令文書行下當亦如律令故  
符祝有如律令之言按律令之令讀如零律令是雷  
邊捷鬼此鬼善走與雷相疾故曰如律令僕謂雷邊  
捷鬼之說出於近世雜書西漢未之聞也漢人謂如  
律令者戒其如律令之施行速耳豈知所謂捷鬼邪  
此語近於巫史不經之甚宋時有文書如千里驛行  
之語正漢人如律令之意也

### 開八表

以十年為一表其說見白樂天集中詩云年開第七



裴屈指幾多人是時六十三元日詩也又曰行開第八  
裴可謂盡天年注曰時俗謂七十以上開為第八  
裴蓋以十年為一裴爾近時壽聖皇太后慶八十而  
廟堂有辭免恩例劄子曰昌運協千齡之會東朝開  
八裴之期又曰慶闡開八裴之算三世奉萬年之觴  
益改闡為登字

古人引用經子語

古人有引用經子語不純用其言往往隨意增減間  
亦有害理處如范曄曰孔子稱貧而無諂富而無驕  
未若貧而樂道富而好禮者也范升曰孔子云博學

約之弗畔矣夫賈逵曰孔子稱於禮讓為國於從政  
乎何有閻纘曰孟軻云狐臣孽子操心也危慮患也  
深故多善功崔元亮曰孟軻云衆人皆曰殺之未可  
也卿大夫皆曰殺之未可也天下皆曰殺之然後察  
之乃寘於法此等語雖不無損益然不甚礙理如劉  
向曰帝舜戒伯禹毋若丹朱傲袁著曰舜禹相戒毋  
若丹朱按今尚書此語乃禹戒舜非舜戒禹謂之相  
戒亦非如此等語似於當來之意未安也或者謂范  
曄舉孔子稱貧而樂道富而好禮恐論語中脫一道  
字僕考前漢引此語初無道字而禮記坊記則曰貧



而好樂富而好禮。漢書載霍去病過焉支山千有餘里。合短兵鏖臯蘭。下殺折蘭王。斬盧侯王。銳悍者誅全甲。獲醜執渾邪。王子師古注全甲謂軍中之甲。不喪失也。史記載此。大略相同。但於短兵下無鏖臯蘭下一句。於斬盧胡王下却言誅全甲。執渾邪。王子徐廣注誅全甲一作誅金甲。此三字較之漢書所言甚失。文理疑史記之文。傳流之誤。後人不考。因其誤而為之注耳。  
吳人稱翁姑為官家。錢氏納土。蓋嘗奏過。謂其土俗方言。觀范曄臨刑。其妻罵曰。君不為百歲阿家。其母云云。妻曰。阿家莫憶。袁君正父疾不眠。專侍左右。家人勸令暫臥。答曰。官既未差。眠亦不安。二事正在南史。知吳人之語為不誣也。

吳人稱翁姑為官家

世說載何晏潔白。魏帝疑其傅粉。以湯餅試之。其拭愈白。知其非傅粉也。僕考魏略。晏自喜動靜粉白。不去手。則知晏嘗傅粉矣。前漢佞幸傳。籍孺閎孺傅脂粉。以婉媚幸上。此不足道也。東漢李固傳。章曰。大行



在殯路人掩涕固獨胡粉飾貌搔頭弄姿槃旋偃仰  
從容冶步略無慘怛之心顏氏家訓謂梁朝子弟無  
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以此知古者男子多傅粉者  
世猶有二公待宦官  
後漢中常侍張遜權傾天下遜父歿歸葬潁川一郡  
畢至名士無往者遜甚恥之陳寔於是獨往弔焉後  
誅黨人遜感寔故多所全宥秦少游論謂當時士風  
病乎太清此寔之和所以為貴也旨哉斯言僕觀本  
朝張茂則雖宦官之賢者也元祐間嘗請諸名公啜  
茶觀畫諸公皆往惟伊川先生不往辭曰某素不識  
畫亦不喜茶伊川所謂正與太丘反經而合道者非  
有卓然之識烏能及此

劉用北臥雲二安

錄異傳載漢大雪洛陽令行至袁安門無路入謂安  
已歿令人除雪入戶見之僵臥於牀又先賢行狀載  
胡定字元安時雪滿其室縣令遣掾排雪問定已絕  
穀妻子皆僵二事甚相類皆雪中高臥皆縣令來撫  
問元安袁安名字又相協安得不認為一事邪因思  
天下有一事關兩處者何可勝數如沈瘦事前有約  
後有昭略望塵之潘前有黨後有岳書紅葉之鄭前



有度後有谷致冰解之王前有祥後有延

天不木灰釘事

劉錯注李商隱樊南集有伐王元茂檄云喪貝躋陵  
飛走之期既絕投戈散地灰釘之望斯窮恨不知灰  
釘事前輩謂杜篤賦燔康居灰珍奇椎鳴鏑釘鹿蠡  
商隱彫篆如此僕謂此二字出於南史陳高祖紀九  
錫策曰玉斧將揮金鉦且戒妖會震懾遽請灰釘商  
隱用此耳後見藝苑雌黃亦引此辨與僕暗合

聯合古人句

僕嘗用古人全句合為一聯曰籠中翦羽仰看百鳥

之翔側畔沉舟坐閱千帆之過自以為工近觀漫錄  
謂任忠厚有投時相啓正有此一聯但改側字為岸  
字耳其暗合有如此者但漫錄不言所以不知上句  
乃韓退之詩下句乃劉夢得詩韓曰翦翎送籠中使  
看百鳥翔劉曰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



野客叢書卷第十二

長洲吳曜書  
黃周賢等刻

野客叢書卷第十三

解經惡穿鑿

韓退之謂論語子在回何敢死死本先字僕觀北史  
李虎拜迎魏帝帝曰朕以卿為死矣白子在回何敢  
死乃知死字劉原父謂尚書愿而恭恭疑泰字蓋愿  
而加恭則愈拘而不和矣豈濟其不及哉僕觀南史  
顧愿字子恭虞愿字士恭則知恭字蓋古也郭次象  
謂孟子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少當讀如多  
少之少謂人既知好色則慕父母之心少艾艾言息

長洲曰王立林



也如耆艾之艾此說亦佳然觀離騷竦長劍兮擁幼艾戰國策不以予工乃與幼艾注引孟子慕少艾之語又齊王有七孺子注云孺子謂幼艾美女也又知以少艾為幼美自古已然矣後世解經有極佳處然觀史傳所引又往往不然似此甚多不可殫舉僕舊從老先生授論語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已謂孔子每事謙遜不應自謂人不

如我好學只移焉字下一點於焉字上以焉字作煙字讀文意負別然觀北史引此語則曰如丘者焉因知後學之解聖經正不必用意過當為穿鑿之說無悖於聖人經旨斯可矣

晉王氏數派

晉王氏最盛然數派非一族也僕不暇盡數姑擇其顯然者疏之渾濟坦之濛脩之屬皆太原之裔後漢隱士霸之後也祥覽敦導羲獻之流皆瑯琊之裔前漢御史大夫吉之後也渾戎衍澄亦瑯琊裔祥覽別派也肅恂虔愷蘭陵人後漢良之後也儀陽城人魏脩之後也濬彞矩暢弘農人晉王氏無慮十餘派惟瑯琊之派最盛王導之孫珣珉謐穆十三子仕宋大顯而慶流蕃衍至隋及唐有琳者仕則天時有璵有



搏者亦相繼為時顯人皆導之適派也見於史傳者  
班班可考善乎李翰作鳳閣王侍郎傳論贊序曰太  
子晉之後有錯為魏將翦為秦將自秦至漢有古有  
駿自漢至晉有祥有覽其正緒也則悅洽珣珉其旁  
支也則渾戎衍經此說正得其源流僕衰緒出自太  
原自晉避地徙於閩中按家譜十世祖諱祭仕唐為  
水部郎中見閩川名士傳七世祖諱仁僨閩王審知  
辟為大理評事不就避於剎頭鄉里服其節義至今  
稱剎頭王家焉

二書一意

韓退之上于襄陽書曰士之能享大名顯當世者莫  
不有先達之士負天下之望者為之前士之能垂休  
光照後世者亦莫不有後進之士負天下之望者為  
之後莫為之前雖美而不彰莫為之後雖盛而不傳  
是二人者未始不相須也然而千百載乃一遇焉豈  
上之人無可援下之人無可推與何其相須之殷而  
相遇之疎也其故在下之人負其能不肯諂其上上  
之人負其位不肯顧其下故高才多戚戚之窮盛位  
無赫赫之先是二人者之所為皆過也未嘗干之不  
可謂上無其人未嘗求之不可謂下無其人愈之誦



此言久矣未嘗敢聞於人側聞閣下抱不世出之才云云皇甫湜上江西李大夫書曰居蓬衣白之士所以勤身苦心矻矻皇皇出其家辭其親甘窮饑而樂離別者豈有貳事哉篤守道而求知也有位之人所以休聲茂功鑠光保大不絕勳而窮名者亦無異術焉樂育材而得人也人無所知雖賢如仲尼窮歿而道屯況其下者乎未得其人雖聖如唐堯水不抑而凶未去況其下者乎故上之於人下之求知相須若此之急而相得若此之難者何也蓋以在位者居高而聽深在下者行卑而跡賤其事勢不同出處相懸

故也況乎上之人負其位不肯求下之人負其才不肯屈此其所以相須若此之急相得若此之難也湜自學聖人之道誦之於口銘之於心徒恨今之人待士之分以虛華而今之士望人之分以豪末上下相鼓波流相翻是以役役栖栖猶鬱鬱而無語竊以閣下以周召之才云云二書皆用此意

陳遵投轄

大抵觀史當逆其意不可泥其文如陳遵傳云遵每大飲酒賓客滿堂輒閉門取客車轄投井中雖有急終不得去如傳所云則遵閉門投轄率以為常何其



不近人情如此每閉門不放客出可也何至每以其  
轄投井中邪蓋投轄事一時偶然耳非謂其常如是  
也遵間嘗因醉中留客不住遂取客車轄投於井中  
史家紀此一事以見遵平時好留客如此後人不考  
其意遂謂常取人車轄投井中如李方叔詩可笑陳  
孟公好客常投轄何不曉事如此

阿買

晉宋人多稱阿如云阿戎阿連之類或者謂此語起  
於曹操稱阿瞞僕謂不然觀漢武帝呼陳后為阿嬌  
知此語尚矣設謂此婦人之稱則間以男子者如漢  
殺阮碑陰有阿奉阿買阿興等名韓退之詩阿買不  
識字知阿買之語有自

士君子立論之難

甚哉士君子立論之難也東坡曰取之以仁義守之  
以仁義者周取之以詐力守之以詐力者秦以秦之  
所以取取之以周之所以守守之者漢也僕謂漢取  
天下雖不無詐力何嘗不以仁義漢守天下雖不無  
仁義何嘗不以詐力宣帝嘗曰我家自有制度本以  
霸王道雜之此語甚當似不若曰雜秦周之所以取  
者取之雜秦周之所以守者守之者漢也溫公曰才



德兼全謂之聖人才德兼亡謂之愚人德勝才為君子才勝德為小人僕謂聖人道化之妙應變無方者也豈可以才德論邪才德兼全固雖天然資稟甚高者能之然在聖人似不當以是論何者要有所局也孟子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已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斯可謂善論聖人矣僕晚進寡陋不足以窺前輩藩籬之萬一鄙見如此未知是否

美事不兩全

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天下美事安有兼得之理

夏侯嘉正喜丹竈又欲為知制誥嘗曰使我得水銀銀半兩知制誥三日平生足矣二願竟不遂而卒白樂天棄冠冕而歸鍛煉丹竈未成除書已到世事相妨每每如此蓋造化之工不容兼取既欲為官又欲為仙安有是理邪

夷亭之讖

僕自幼嘗聞鄉中長老言潮至夷亭出狀元不曉所謂已亥庚子連歲大旱鹹鹵之水果至崑山境上所謂夷亭末地是時黃由魁天下次舉鄉中又籍籍言潮水至夷亭末以為信也甲辰歲衛涇又魁天下蘇



之為州自本朝開國以來未有占大魁者而連舉預  
焉甚為鄉中偉觀僕嘗作啓賀衛魁一聯有曰謂夷  
亭雨見潮水君其應吉讖而登大魁而姑蘇連出異  
人我欲作雅歌而紀盛事蓋實錄也

書詞輕重

無垢先生為郎曹日唯室先生通書則曰子韶郎中  
老兄及入西清書詞之禮頓加稱官而不稱字門人  
疑之或以問唯室曰今為天子從臣不比向來當還  
其禮豈以故舊之私廢之時人以為識體僕伯祖公  
達與許右丞少伊有筆研之舊洎許入政府伯祖猶

為士人書問往來不廢俱以字稱或謂伯祖許公隆  
貴母稱其字伯仁曰不然故舊之義安可以窮達異  
之哉然伯祖字之而許亦不以為嫌人嘉伯祖之不  
屈服許公之有量

新莽威斗

避暑錄載韓王汝家有王莽銅料狀如勺以今尺度  
之長一尺三寸其柄有銘曰大官乘輿十凍銅料重  
三斤九兩新始建國天鳳上戊六年十二月工遵造  
史臣閱掾臣岑掌旁丞臣弘令臣栩第二十六料食  
器其文如此又觀隸釋載新莽候鉦銘候鉦重五十



來斤新始建國地皇上戊二年古工二晦造嗇夫放  
守史凡掾太守左丞守令嘉掌共上大夫闕二省其  
文意亦如此二銘甚相類僕考新莽傳建國八年改  
天鳳天鳳六年改地皇莽自以土行故以戊子代甲  
子為六旬之首冠用戊子為元日是以每年有上戊  
之文又案天鳳四年八月莽親之南郊鑄作威斗威  
斗以五石銅為之若北斗長二尺五寸欲以厭勝衆  
兵既畢令司命負之莽出在前入在御旁其用如此  
後劾孔仁亦曰右杖威節左負威斗王汝家所藏銅  
料正此物也觀制度亦相似第尺寸差殊耳前後所

製固自不同又觀南史有人開玄武湖於古冢上得  
一銅斗有柄文帝以訪朝士何承天謂此亡新威斗  
莽三公亡者賜之一在家外一在家內時三公居江  
左者惟甄邯必邯之墓俄啓冢又得一斗復有石銘  
大司徒甄邯之墓人皆服其博識又知當時威斗有  
以賜大臣者如此候鉦無所考據然不觀候鉦銘無  
以驗銅料為真新始物也候鉦銘云重五十來斤來  
字上加一點是來字古人七字有如此借用者因知  
北齊文宣以七為來而誅弟上黨王渙其指亦有自

漢人居喪



漢人居喪率多以日易月罕有終三年之制者其制自文帝始文帝遺詔令臣子勿久喪已葬則除自後因而弗改習以成俗故翟方進為相後母終既葬三十六日除服起視事以為身備漢相不敢踰國家之制然當時亦知終三年喪為盡禮如原涉行父喪三年顯名天下河間惠王行母喪三年詔書褒稱以為宗室儀表薛宣後母歿其弟脩去官持三年喪而宣不然遂以不孝免又漢碑中有居喪二交菲五五者則以為美談如李翊費鳳之徒以為至孝銘為孝憂釋緇公義卓休其見推往往如此則知當時下父母

憂持三年喪者鮮矣不特不能持三年喪且居憂而遷除者有之如魯峻居母憂自乞拜議郎是也漢人居喪大率可見奪情廢禮往往行之而安其薄甚矣然又有過於厚者如高陽令楊著遭從兄憂而去官度尚遭從父憂而解秩又有為其師服斬喪三年而不釋者禮之過不及如此

喜如漢人下詔無以其言奏之容不言上詔鄒陽曰高皇帝收斂民之倦谷永曰陛下當盛壯之隆太史公年表楊惲皆曰當盛漢之隆班固曰高帝行寬仁之厚杜延年曰晉獻被納謗之讒申生蒙無



罪之辜枚乘曰馬方駭鼓而驚東方朔曰賜清燕之  
閒漢人文章有如此下語者似覺意疊要不害於理  
近時有直學士院制誥中用龍光之寵之語而上不  
喜以謂意重惜當時無以此言奏之客有言上語者  
躊躇久之謂寵字難改僕謂求便於時作龍光之渥  
為穩帖也僕又考之龍光二字六經中別無出處惟  
詩有之據詩為龍乃寵字借龍為龍耳然漢人碑刻  
以龍光對言鶴鳴是又以為龍鳳之龍矣其言其夫  
兄弟之子猶子也古人視姪以父道曰叔父曰大人

而事叔亦以子禮叔姪之分與父子同是以後世贈  
言不敢施於叔父者正懼其僭也僕謂古人叔姪之  
分雖有閒而事有可告則不可得而隱古人叔姪之  
閒自有相與之至情初不以尊卑為閒者僕觀爰益  
為吳相臨行辭其兄子種種謂益曰吳王驕日久國  
多姦今君欲刻治彼不止書告君則利劍刺君矣南  
方卑溼君能日飲止何說王母反而已如此則幸得  
脫觀此數語斷斷乎治吳之藥石也種為此言不以  
為嫌益受其說不以為罪益用種計迄善於吳此正  
姪規叔之一例也唐人如沈亞之歐陽詹權德輿之



徒皆有送叔序豈非祖此意乎蒞城府君為御史將  
行謂文中子曰何以贈我子曰清而無介直而無執  
此又弟獻言之一例也如柳子厚等亦有送兄序  
今游士持朝士書走江淮謁州郡往往視書之輕重  
而次第之此風其來尚矣僕觀沈亞之集有與路廊  
州一書其間言某自某方來以其執事書視書為之  
輕重書多者館善宇飽美味書之次者又次之其有  
無因而至者雖辯智過人猶以為狂即與偶然之輩  
傲幸之徒退栖陋室與百姓雜處飯惡味且是謁閣

下者不獨盡窮餓求粟帛者亦有抱其才智求臧否  
於閣下今一貫以禮而以書不書為輕重竊恐天下  
之士其來閣下門者皆爭齎書為糧受閣下之惠而  
皆曰某官之書而禮我何有愧於閣下不惟不愧且  
將憤怨閣下勞費以無益觀亞之所言可以見當時  
游謁之士對因贈文數文晉宋間集或修或對王州  
王勃等語謝世身書亦與西前諸書同  
王勃云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當時以  
為工僕觀駱賓王集亦曰斷雲將野鶴俱飛竹響共  
雨聲相亂曰金颺將玉露俱清柳黛與荷細漸歇曰



縑衣將素履同歸廊廟與江湖齊致此類不一則知  
當時文人皆為此等語且勃此語不獨見於滕王閣  
序如山亭記亦曰長江與斜漢爭流白雲將紅塵竝  
落歐公集古錄載德州長壽寺碑與西清詩話如此  
等語不一僕因觀文選及晉宋間集如劉孝標王仲  
寶陸士衡任彥升沈休文江文通之流往往多有此  
語信知唐人句格皆有自也李商隱曰青天與白水  
環流紅日共長安俱遠陳子昂曰殘霞將落日交暉  
遠樹與孤煙共色曰新交與舊識俱懽林壑共煙霞  
對賞

二史下卽字

班馬二史下卽字曰所治卽上意所欲臯子監吏深  
刻者卽上意所欲釋子監吏輕平者卽豪必舞文巧  
詆卽下戶羸弱雖文致法往往釋之曰其在朝君語  
及之卽危言不及之卽危行曰國有道卽順命無道  
卽衝命曰今單于卽能前天子自將兵討卽不能亟  
南面而臣於漢曰言無男卽喜言漢廷治有男卽怒  
曰溫舒善事有勢者卽無勢視之如奴曰今能入關  
破秦甚善卽不能諸侯虜吾屬而東曰卽有緩急真  
可將兵曰卽無事當窮究曰漢卽來我卽發曰卽上



云云大王卽有周召之名似此言甚多卽之爲言就也亦當時史文之語助耳

今人呼丈人爲泰山或者謂泰山有丈人峯故云據雜俎載唐明皇東封以張說爲封禪使及已三公以下皆轉一品說以壻鄭鎰官九品因說遷五品玄宗怪而問之鎰不能對黃番綽對曰泰山之力也與前說不同後山送外舅詩丈人東南英注謂丈人字俗以爲婦翁之稱然字則遠矣其言雖如此而不考所自僕觀三國志裴松之注獻帝舅車騎將軍董句下

謂古無丈人之名故謂之舅按裴松之宋元嘉時人呼婦翁爲丈人已見此時

### 晉官品占田

晉平吳之後制官品占田之法第一品占五十頃第二品四十五頃第三品四十頃第四品三十五頃第五品三十頃第六品二十五頃第七品二十頃第八品十五頃第九品十頃而又各以品之高卑蔭其親屬多者及九族少者三世國朝近制官品限田多寡之格其與晉同而較之舊制已減半矣



云云大王即有周召之名似此言其多即之為言就  
之辭其與晉國之辭之書降于郊半矣

晉文公晉及大越也者三世國傳也降官品別田多寡  
二十八年國受其書味十與諸又各必品之高卑新其降

正史如三十則策次品二十五年則策少品三十則策八  
二品四十則策三品四十則策四品三十則策

晉平吳之後降官品古田之制策一品古五十則策  
晉官品古田

何賦徐為大人古長北報

野客叢書卷第十三 長洲吳曜書  
黃周賢等刻

野客叢書卷第十四

長洲王 王珪母妻識見

新唐書載王珪始隱居時與房杜善母李嘗曰兒必  
貴然未知所與游者何如人試與偕來會玄齡等過

其家李闢大驚敕具酒食盡歡終日喜曰二客公輔  
才汝貴不疑杜子美送重表姪王珪詩曰我之曾老

姑爾之高祖母爾祖未顯時歸為尚書婦隋朝大業  
末房杜俱交友長者來在門荒年自餬口家貧無供

給客位但箕帚俄頃羞頗珍寂寥入散後入怪鬢髮



空吁嗟爲之久。自陳剪髻鬢鬻市充杯酒。上云天下  
亂宜與英俊厚。向竊窺數公。經綸亦俱有。次問最少  
年。虬髯十八九。子等成大名。皆因此人手。下云風雲  
合。龍虎一吟吼。願展丈夫雄。得辭兒女醜。秦王時在  
坐。真氣驚戶牖。及乎正觀初。尚書踐台斗。夫人常肩  
輿。上殿稱萬壽。六宮師柔順。法則化妃后。至尊均嫂  
叔。盛事傳不朽。杜詩所載如是之詳。觀詩言房杜來  
沽酒留飲之意。似與傳文同然。此是珪妻杜氏。非關  
母李氏事。前輩往往疑之。終莫能辨。或以爲傳誤。僕  
謂觀者正不必深泥。要當兼考於理。爲得傳言母李

而詩言妻杜。有以知婦姑皆賢。其高識遠見。甚非常  
人所能及者。母見房杜。則謂二客公輔才。汝貴不疑。  
妻見太宗。則謂子等成大名。皆因此人手。其事甚異。  
詩傳互相發明。皆可爲據也。趙次公曰。虬髯十八九。  
謂太宗又曰。有虬髯公傳。僕謂引虬髯公傳誤矣。此  
非太宗乃李靖所遇之人。張三郎者。所謂虬髯公者。  
亦偉人。見隋室不靖。亦欲規圖基業。太宗旣出。見其  
英武爲不可及。於是過海自立。爲扶餘國王。其事甚  
明。見太平廣記。此事甚與陳希夷返華陰山意同。

賈島事衆說不同



新唐書載賈島初為浮屠名無本來東都時洛陽令  
禁僧午後不得出島為詩自傷韓愈憐之因教其為  
文遂去浮屠舉進士當其苦吟雖值公卿貴人皆不  
之覺一日見京兆尹跨驢不避詰之久乃得釋累舉  
不中第文宗時坐飛謗貶長江簿唐遺史載賈島初  
赴舉在京一日在驢上得句云云引手作推敲之勢  
時韓退之為京兆尹車騎方出島不覺行至第三節  
左右擁至尹前島具道所得詩句退之遂竢歸為  
布衣交後累舉不第乃為僧號無本居法乾寺一日  
宣宗微行至寺聞鐘樓上有吟聲遂登樓於島案上

取詩卷覽之島攘臂奪之曰郎君何會此邪宣宗既  
去島知亟謝罪乃除遂州長江簿後遷晉州司倉卒  
故程錡以詩悼之有騎驢衝大尹奪卷忤宣宗之句  
撫言又載賈島太和中嘗跨驢張蓋橫截天街時秋  
風正厲黃葉可掃島吟曰落葉滿長安求一聯不可  
得不知身之所從因衝京兆尹劉栖楚節被繫一夕  
釋之又嘗遇武宗於定水精舍島尤肆慢武宗訝之  
初曰今與一官授長江簿至晉州司倉卒三者所載  
異同如此新書謂先為浮屠後舉進士遺史謂後因  
不第乃為僧得僧敲月下門之句衝京尹韓退之節



撫言謂聯落葉滿長安之句衝京尹劉栖楚節新書  
謂文宗時坐飛謗貶長江簿遺史謂奪詩卷忤宣宗  
除長江簿撫言又謂肆慢武宗云云其紛紛之論不  
同如是不可曉僕觀集中載大中八年賜島為長江  
簿墨制九十四字若是則島出仕於宣宗之時似合  
遺史之說矣考蘇絳所撰墓志則曰罹飛謗責授長  
江簿三年秩滿遷晉州司倉會昌癸亥歲終於郡官  
舍歿未浹旬又轉當州司戶於我何有此正與傳文  
所載同要當以此為正島歿於武宗之世不應至宣  
宗之時方任墨制疑後人所擬以附會遺史之說不

然則太和誤為大中亦未可知文帝輕信

文帝雖天資仁厚然失於輕信賞罰之命往往出於  
一時而不加審細所以當時之人卒能救止不至麗  
於有過之地季布為河東守人或言其賢則召以為  
御史大夫又或言其使酒則罷歸故郡賈誼通諸家  
之書廷尉言其能則召以為博士絳灌言其擅權則  
棄之長沙周勃以大臣之重或者言其反則下廷尉  
太后言其不反則赦出之太倉令或者言其過遽下  
腐刑緹縈言妾父廉平則恕之孟舒魏尚守雲中皆



有能稱稍有所聞則下吏削爵一聞田叔馮唐之言  
遂復其故職至於以口鈍而責上林尉以辯給而遷  
嗇夫以犯蹕而欲致其死以盜環而欲致之族是皆  
出於一時之喜怒而賴張廷尉之救止也文帝輕於  
賞刑往往如此正自其輕信之過向非有以救之能  
無損於文帝之仁乎

漢人多引逸經之詞漢武元朔詔曰九變復貫知言  
之選元鼎詔曰詩云四牡翼翼臣征不服楊終曰詩  
云皎皎練絲在所染之張衡曰立功立事式昭德音  
注逸詩曰祈招之悒悒式昭德音引逸詩者如此鼂  
錯贊書曰毋為權首將受其咎王商傳周書曰以左  
道事君者誅師古注逸書之詞蕭何傳周書曰天子  
不取反受其咎律歷志書曰先其算命蕭望之傳書  
曰戎狄荒服陳湯傳周書曰記人之功忘人之過主  
父偃傳周書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師古注此  
周書者本尚書之餘引逸書者如此園曰樂堂曰  
東坡見人讀晉書問其間得幾亭名范石湖亦嘗與  
立之伯父言凡亭館名須於前代文籍中取本朝文

有能稱稍有所聞則下吏削爵一聞田叔馮唐之言

遂復其故職至於以口鈍而責上林尉以辯給而遷

嗇夫以犯蹕而欲致其死以盜環而欲致之族是皆

出於一時之喜怒而賴張廷尉之救止也文帝輕於



籍要未為古似不宜取僕謂借如本朝歐公荆公蘇黃諸公以其名重就其詩句取之猶未為過近時稍有詩聲遂採以為扁榜甚無謂也大抵名不可過實與其浮誇不若少貶以溫公學術而園曰獨樂堂曰讀書初未嘗誇耀今又率求美名以飾其處不顧已之所安如懸車扁曰見一是也時人好誇不止一端如名寵婢如書桃符皆然桃符書惟天佑于一德八荒開壽域此等語不知常人何以當之僕叔祖嘗以桃符西唯室先生書先生書曰但願兒孫勤筆墨不妨老子自婆婆此語甚得體

金條脫事

南部新書載大中間上賦詩有金步搖未能對令溫飛卿續之飛卿以玉條脫應之宣宗令以甲科處之為令狐綯所沮除方城尉綯嘗闕其事於飛卿曰出南華真經非僻書也冀相公變理之暇時宜覽古綯甚怒後飛卿詩有悔讀南華第二篇之句北夢瑣言謂南華真經無玉條脫事不知當時何所據也僕謂真誥玉條脫事正在第一篇中謂華陽第一篇可也豈南華第二篇邪然考飛卿集有題李羽故里一詩尾句曰終知此恨銷難盡孤負華陽第一篇無悔讀



南華第二篇之句得非別詩乎此事數處所載率有異同盧氏新記又曰唐文宗一日問宰臣古詩輕衫襯條脫條脫是何物宰臣未對上曰卽今之腕釧安妃有金條脫是臂飾也北夢瑣言又謂宣宗嘗有金步搖未能對求進士對之溫庭筠以玉條脫續之帝賞焉宣宗愛唱菩薩蠻詞丞相令狐綯假其修撰密進之戒令勿泄而遽告於人由是疎之溫亦有言中書內坐將軍譏相國無學也宣宗微行遇於逆旅溫不識帝詰之曰公非長史乎曰非也謫爲方城尉流落至歿撫言又謂庭筠與執政有惡奏其攪擾場屋黜爲方城尉說者不一如此

杜荀鶴羅隱詩

唐人詩句中用俗語者惟杜荀鶴羅隱爲多杜荀鶴詩如曰祗恐爲僧僧不了爲僧得了盡輸僧曰乍可百年無稱意難教一日不吟詩曰啼得血流無用處不如緘口過殘春曰舉世盡從愁裏老誰人肯向死前閒曰世間多少能言客誰是無愁行睡人曰逢人不說人間事便是人間無事人曰莫道無金空有壽有金無壽欲何如羅隱詩如曰西施若解亡人國越國亡來又是誰曰今宵有酒今宵醉明日愁來明日



愁曰能消造化幾多力不受陽和一點塵曰只知事  
逐眼前去不覺老從頭上來曰時來天地皆同力運  
去英雄不自由曰採得百花成蜜後不知辛苦為誰  
甜曰明年更有新條在繞亂春風卒未休今人多引  
此語往往不知誰作

古文尚書

遯齋閒覽曰春秋襄公六年楚殺令尹子辛君子謂  
楚共王於是乎不刑因舉虞書成允成功為證又哀  
公十八年巴人伐楚傳引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  
龜此皆大禹謨之文杜預注曰逸書也是未嘗讀古

文尚書耳僕謂當是之時古文尚書未出而預之所  
引非今之本是以不同如國語引泰誓曰民之所欲  
天必從之湯誓曰余一人有辜無以萬夫韋昭注皆  
曰今書無此文其散亡乎又引關石和鈞王府則有  
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無與守邦民可近不可下如  
此等語甚多韋昭皆注以為逸書按今尚書數處本  
文具存初未嘗散失也非特國語為然又如禮記引  
君陳此謀此猷惟我后之德泰誓予克受惟朕文考  
無罪鄭氏注亦以為無此文不知此文元在杜預之  
見正與韋昭鄭玄同皆以本文為逸詞非不讀古文



尚書蓋古文尚書未行於時故爾且預所見不獨是也如戒之用休董之用威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慎始敬終終以不困臯陶邁種德念茲在茲聖有謨勳明徵定保如此等語預皆注為逸書又如穆叔舉泰誓民之所欲天必從之預注謂今尚書無此文諸儒疑之按諸語具存今尚書中聖有謨訓作聖有謨勳注謂聖哲有謀功者此一字與今不同

漫錄曰東坡詩歸來笛聲滿山谷明月正照金叵羅案北史祖珽盜神武金叵羅蓋酒器也韓子蒼詩亦

曰勸我春風金叵羅僕謂金叵羅入詩中用已見李太白矣不但蘇韓二公也雖知金叵羅為酒器然觀祖珽盜金叵羅置髻上髻上豈可以置酒器乎黃朝英亦有是疑

曰韓詩奚斯頌魯

顏師古作正俗引魯頌云新廟奕奕奚斯所作言奚斯造此廟而王延壽靈光殿賦不當云奚斯頌僖此說是矣不知其失不自延壽始自班固始也觀兩都賦序曰臯陶歌虞奚斯頌魯知此語舊矣案魯頌子夏序曰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



史克作頌閔宮卒章曰新廟奕奕奚斯所作毛萇注  
 曰大夫公子奚斯者作是廟也鄭箋曰奚斯者教護  
 屬功課章程也知史克作頌奚斯作廟矣班固乃以  
 魯頌為奚斯所作豈非誤邪賈氏羣經音辨謂班氏  
 將見前世傳詩學者或有異說與僕觀李善文選注  
 曰韓詩魯頌新廟奕奕奚斯所作薛君曰奚斯魯公  
 子也言其新廟奕奕然盛是詩公子奚斯所作乃知  
 此語有自宋鮑昭河清頌亦曰藻被歌頌則奚斯之  
 徒曰矣不可謂韓詩也報味金司羅高酌器然賈  
 曰魯頌衆口鑠金蘇詩金司羅人語中用已最李

屈原九章曰故衆口其鑠金兮初若是而逢殆補引  
 鄒陽衆口鑠金積毀銷骨之語在後豈應引證不知  
 在楚人之前嘗有此語矣觀鄧析子曰古人有言衆  
 口鑠金三人成虎鄧析春秋魯定公時人鄧謂古人  
 有言則此語又見於鄧之先矣補引漢人語是未見  
 鄧析子書耳且在鄒陽之前張儀亦嘗有此語其後  
 李善注文選鄒陽語引國語伶州鳩衆心成城衆口  
 鑠金要未為廣論衡曰衆口鑠金者在五行三曰火  
 五事二曰言言與火直故云亦見於宗對語凡實然

櫻桃無香



漁隱曰退之櫻桃詩曰香隨翠籠擎初重色映銀盤  
瀉未停櫻桃無香退之言香亦是語病僕謂凡麗於  
土而被雨露之發育者皆有香香者氣也謂草無香  
則曰風吹花草香謂竹無香則曰風吹細細香豈可  
謂櫻桃無香哉漁隱不參物理但謂芬馥者為香而  
不知物之觸於鼻觀者非香而何

天開圖畫記

朝應期作真州天開圖畫樓記曰公試為我矯首而  
望江都宅其東牙檣錦纜還有隋煬帝之遺蹟可鑒  
乎瓜步控其西金戈鐵馬還有魏太武退師之故道

可襲乎南則建業孫仲謀拔刀斫案之怒今尚可激  
乎北則臨淮南齊雲抽矢射浮屠之恨今尚可償乎  
此意出於汪彥章京口月觀記米南宮壯觀亭記月  
觀記曰嘗與子四顧而望之其東曰海門鷓夷子皮  
之所從遜也其西曰瓜步魏太武之所嘗至也若其  
北廣陵則謝太傅之所築埭而居也江中之流則祖  
豫州之所擊節而誓也壯觀亭記曰嘗試與客指天  
末之疊巘望林表之平陸曰此吳蜀之所爭也此六  
朝之所都也此曹孟德劉玄德之所摧敗奔北而陸  
遜周瑜之所得志而長驅也此梁武之所不能有而



侯景之所陸梁而睢盱也。此孫皓陳叔寶窮侈極麗，惟日不足，而今日之荒墟也。漁隱謂東坡超然臺記其略云：南望馬耳常山，出沒隱見，若近若遠，庶幾有隱君子乎。其東則廬山秦人盧敖之所從遊也。西望穆陵，隱然如城郭，師尚父齊威公之遺烈，猶有存者。北俯濰水，慨然太息，思淮陰之功，而弔其不終。此語本祖習鑿齒書意。其後月觀記等從而效之。習書曰：吾來襄陽，從北門入，西望隆中，想臥龍之吟，東眺白沙，思鳳雛之聲。北臨樊墟，存鄧老之高。南眷城邑，懷羊公之風。

端午  
容齋隨筆曰：唐玄宗以八月五日為千秋節。張說上大衍曆序云：謹以開元十六年八月端午獻之。唐類表有宋璟請八月五日為千秋節表云：月惟仲秋，日在端午，然則凡月之五日，皆可稱端午也。僕觀續世說齊映為江西觀察使，因德宗誕日端午，為銀餅高八尺以獻，是亦有端午之說。其父公舉為

承准字

今吏文用承准字，合書準。說者謂因寇公當國人避其諱，遂去十字，只書准。僕考魏晉石本吏文多書此。



承准字。又觀秦漢間書與夫隸刻平準多作准。知此體古矣。干祿書廣韻注謂准俗準字。既古有是體。不可謂俗書。要皆通用。石林燕語言京師舊有平準務。自漢以來有是名。蔡魯公為相以其父名準改為平貨務。僕謂平準字自古以來更革不一。觀宋書平準令避順帝諱改曰染署。其他言準字處所避可知。

### 徐忻詩

西清詩話徐忻作詩有唐人風氣。有詩曰劔去池空一水寒。游入到此凭闌干。年來是事消磨盡。只有青山好靜看。僕記得一雜說謂一婦人能詩。舉其一絕。

徐  
未聯云年來萬事灰人意。只有看山眼不枯。語工於



野客叢書卷第十四

長洲吳曜書  
黃周賢等刻

長洲王楙

野客叢書卷第十五

富公奉使語

漫錄曰東坡撰富鄭公神道碑載公奉使語曰北虜與中國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所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旤故北朝諸臣爭勸用兵者此皆其身謀非國計也予按唐鄭元璠謂頡利曰漢與突厥風俗各異漢得突厥旤不能臣突厥得漢復何所用且抄掠皆入將士在可汗一無所得不如和好國家必有重賚幣帛皆入可汗坐受利益頡利



納其言，乃知鄭公之言出於元壽。僕謂東坡固嘗言之矣。鄭公此言，正祖嚴安論狗西南夷之議。漫錄未之聞邪。自嚴安為是說後，三國志陸抗亦嘗用此意諫吳主矣。時師旅仍動，百姓疲敝，抗疏曰：「諸將狗名窮兵黷武，動費萬計，士卒彫瘁，寇不為衰，我已大病矣。今爭帝王之資，昧十百之利，此人臣之姦便，非國家之良策也。」元壽又祖其意。晉顧雍所言亦是此意，非特抗也。公本外語

逍遙谿愚谿

王

王建逍遙谿亭詩曰：逍遙公在此徘徊。帝改谿名起

石臺車馬到春常借問。子孫因選暫歸來。稀疎野樹人移折，零落蕉花雨打開。無主青山何所直，賣供官稅不如灰。劉禹錫傷愚谿詩序曰：柳子厚歿三年，有僧來告曰：愚谿無復曩時矣。悲不自勝，遂為七言以寄恨曰：草聖數行留壞壁，木奴千樹屬鄰家。惟見里門通德勝，殘陽寂寞出樵車。僕觀二詩，深有感焉。當逍遙公隆盛之日，太官載酒奉常抱樂鑿輿翟禕，增賁泉谷，見誇於諸公者不一。韋公去此才數世耳。向者逍遙之地，至於賣供官稅不如灰，當子厚無恙之日，所游愚谿皆一時名士，而子厚物故未久，乃至殘



陽寂寞出樵車是何墮廢一至於此觀此二事重使人惻然前人基緒後人鮮克保持雖欲委曲爲計有不可得李衛公平泉山居戒子孫曰鬻平泉者非吾子孫也以平泉一樹一石與人者非佳士也諄戒非不切至然平泉怪石名品幾爲洛陽大族有力者取去嗚呼茲豈告戒所及哉

握髮等事

今言吐哺握髮必歸之周公如李瀚蒙求所載是也不知先此大禹蓋嘗一饋而十起一沐而三握髮矣事見淮南子今言持竿誦經不知雨之流麥必稱高

鳳不知先此朱買臣蓋嘗孜孜修學不覺雨之漂粟矣事見鄒子前漢書載韓信微時從漂母乞食不知先此伍子胥微時蓋嘗從擊綿女子乞食矣事見吳越春秋此三事皆在前世罕傳焉

古人名字隱而不彰者

孟子題辭曰孟姓也子者男子之通稱也名軻字則未聞也前漢志顏師古注曰聖證論云軻字子車而此志無字只曰孟子未詳其所得僕謂孟子之字見於孔叢子夫豈未之見邪因知古人名字隱而不彰者何可勝數往往見於傳注碑刻雜說姑表一二出



之楚狂接輿姓陸名通伯樂姓孫名陽許由字仲武  
竝見莊子釋文伯夷姓墨名智字公達叔齊名亢字  
公信夷齊乃謚也見論語注臯陶字廷堅見左傳孔  
安國字子國見孔叢子漢高祖父太公名熹字執嘉  
見皇甫謐帝王世紀高祖兄仲名喜曹參字敬伯漢  
申公名培見史記逢蒙之弟名鴻超楊朱之弟名布  
見列子鄭子真名樸叔孫通名何見楚漢春秋項伯  
名纏字伯見漢書注楊王孫名貴見西京雜記陳仲  
子字子終見高士傳商山四皓園公姓園名秉字宣  
明見陳留志夏黃公姓崔名廓字少通見崔氏譜箕  
子名餘胥見司馬彪注易牙名垂字易牙見孔穎達  
左氏疏伏生名勝字子賤叔敖名饒字叔敖竝見碑  
彭祖姓錢名鏗見姓苑錢音剪見論語竊比老彭疏  
胡如村乃作戕字用干姓編亦然非也

行狀不宣等語

漫錄謂文選楊脩答臨淄侯牋末曰造次不能宣備  
書尾用不宣語起此僕觀漢高祖初定天下諸侯王  
上疏云云末云大王功德著於後世不宣昧死再拜  
此正不宣語之所從出也又謂自唐以來為墓志必  
先有行狀蓋南朝以來已有行狀如梁江淹之作是



也僕觀吳志周條等甄別行狀上疏云云此行狀之名所由始也

設法

今用女倡賣酒名曰設法或者謂漢晉未聞僕謂此卽卓文君當壚之意晉人阮氏醉臥酒壚婦人側司馬道子於園內爲酒壚列肆使姬人酤鬻酒肴是矣

賤庶出之子

自古賤庶出之子王符無外家爲鄉人所賤孝武曰崔道固如此豈可以偏庶侮之顏氏家訓曰江左不諱庶孽河北鄙於側出江左喪室之後多以妾媵主

家事河北必須重娶至於三四母至唐而此風猶存觀褚遂良請千牛不薦嫡庶表曰永嘉以來王塗不競在於河北風俗乖亂嫡待庶如奴妻遇妾若婢降及隋代斯流遂遠獨孤后禁庶子不得近侍聖朝深革前弊人以才進不論嫡庶於今二紀今日薦千牛舍人仍此爲制禮所未安觀此可以見漢晉以來重嫡而輕庶矣竊又考之趙簡子使姑布子卿相諸子至母卹曰此真將軍矣簡子曰此其母賤翟婢也對曰天之所授雖賤必貴於是以母卹爲世子知此意自古而然



泰夫人

漢碑有書太夫人為泰夫人或者以為異僕謂漢人多書太為泰如前漢書泰平泰一泰甚之類是也范曄避家諱故後漢書皆書泰為太如郭泰鄭泰為郭太鄭太是也漢碑所以書泰夫人近有好用古字者書是非為氏飛而或者笑之僕謂此固好奇不可謂無所本古人書字率多借用蓋嘗考之漢書以頒示字書視看字如視其節儉是也荀子以視看字書是否字如其庭可搏瓦是也漢志以是否字書氏族字如至玄孫氏為莊王是也書非字為飛者如漢碑

所謂飛陶唐其若是乎此氏飛字之所據也

螟蛉

今呼非所生之子為螟蛉觀南史宋明帝負螟之慶

言廢帝非所生也北史胡叟養子字螟蛉又觀董仲舒斷甲無子養非所生引詩螟蛉有子蜾蠃負之之義知此說尚矣

禁中起居注

葛洪引漢禁中起居注驗董仲舒所撰李少君家錄云知漢起居注在宮為女史之職自魏晉以來起居注皆近侍之人所錄不復女職矣今考隋書經籍志



自漢獻帝以來至隋開皇間所謂起居注凡有四十部隋志謂晉時得汲冢書有穆天子傳體制與今起居注正同蓋周時內史所記王命之副也周官內史掌王之命遂書其副而藏之是其職也又謂禁中起居注零落不可復知觀葛洪所引則知尚存於晉至隋始出子卷非故主臣言熟飲亦七熟齋員之言瓜亦唐時揚州通州隋史卷七益二之語十里珠簾二十四橋風月其氣象可知張祜詩曰十里長街市井連月明橋上有神仙人生只合揚州死禪

智山光好墓田王建詩曰夜市千燈照碧雲高樓紅袖客紛紛如今不是承平日猶自笙歌徹曉聞徐凝詩曰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明月在揚州其盛如此通州不然白樂天詩曰通州海內恓惶地司馬人間冗長官元微之詩曰折君災難是通州又曰黃泉便是通州郡其不美如此一謂神仙一謂黃泉相去霄壤矣因也一言四

千秋一日九遷

文選任彥昇表曰雖千秋一日九遷荀爽十旬遠至李善注曰東觀漢記謂車丞相自高復郎一月九遷



為丞相日當為月字之誤也。僕謂李善注此未為盡善。考漢書高寢郎田千秋訟太子寃武帝立拜為大鴻臚師古注立拜者立見而即拜之言不移時也。謂千秋因此一言頃刻之間自高寢郎超遷九級至大鴻臚非謂一日之間九次遷除也。謂之一日正不為失。李善誤認此意乃以一月九遷為丞相。又案漢書千秋為大鴻臚數月代劉屈氂為丞相封富民侯。漢史謂千秋特以一言寤意旬月取宰相封侯。世未嘗有。蓋以此也。則知千秋為相封侯乃在鴻臚數月之後。所謂旬月者十月也。豈一月九遷為丞相哉。善蓋

引東觀記之謬耳。

一何蕭何留守語

漫錄曰留守字案漢外戚傳戚夫人從上之關東呂后常留守高承事物紀原乃言留守始唐非也。僕謂漢高祖出征留蕭何守關中此正留守本意後之所謂留守者正祖此爾。呂后婦人豈所當據其後如鼂錯請居守光武以寇恂守河內晉惠帝幸長安荀藩在洛陽留臺承制隋煬帝幸遼東命樊子蓋東都留守似此不一。高承事物紀原謂留守起於唐何其太鹵莽邪。推而上之則又出於石祁子守之意。後觀史



記越世家吳王北會諸侯於黃池惟太子留守知此  
意又遠矣  
漫錄曰淵明歸去來辭云臨清流而賦詩蓋用嵇康  
琴賦中語僕謂淵明胸次度越一世其文章率意而  
成不應規倣前人之語其間意到處不無與古人暗  
合非有意用其語也儻如漫錄所言則風飄飄而吹  
衣出於曹孟德泉涓涓而始流出於潘安仁此類不  
一何獨用嵇康之語哉

人生何須

南史張緒謂柳世隆曰觀君舉措當以清名遺子孫  
答曰一身之外亦復何須子孫不才將為爭府如其  
才也不如一經裴昭明歷郡清勤不事儲畜常謂人  
曰一身之外復何須乎子孫不才我聚彼散若能自  
立不如一經二說出於齊勉

衙牙二字

漫錄曰孔氏雜說牙者旗也太守出則有門旗遺法  
也後遂以牙為衙或以舍廨為衙唐韻曰衙府也是  
亦譌耳案語林近代通謂府廷為公衙字本作牙譌  
為衙犬司馬掌武備猛獸以牙為衛故軍前大旗謂



之牙旗南史侯景集行列門外謂之牙門以次引進  
牙門始見於此續釋常談又引北史宋世良在郡牙  
門虛寂為牙門所自僕謂皆未也牙門已見後漢觀  
鄒義到公孫瓚營拔其牙門三國魏文帝置牙門將  
晉陸機襲父爵為牙門將案後漢汪真人水鏡經凡  
軍出立牙必令堅完若折將軍不利是以古兵法擇  
吉日祭牙後漢滕輔晉袁宏顧愷之宋王誕皆有祭  
牙文吳胡綜有大牙賦皆謂武備之意而牙衙之說  
信矣謂譌牙為衙恐未必然疑牙衙二字古者通用  
不然宋世良牙門虛寂非齊書何以書衙

論  
奏記禮重

兩漢博文謂前書鄭躬奏記於蕭望之奏記自躬始  
也僕觀隸釋秦漢以來有此奏記僕不暇遠考在前  
漢時丙吉奏記霍光李尋奏記翟方進非特鄭躬而  
已考丙吉在鄭躬之前不可謂自躬始也奏記之體  
在東漢之時其禮甚重觀孔子廟碑魯相奏記司徒  
司空府首具年月日魯相某等叩頭死罪敢言云云  
中又云叩頭死罪謹案某人云末云某皇恐叩頭死  
罪上司空府凡一記三用叩頭死罪而其間連言叩  
頭連言死罪宛類表章之體第不稱臣耳有以見當



時上下官守甚嚴

### 致仕官祿

石林謂東漢鄭均致仕章帝賜尚書祿終身時號白衣尚書則知漢致仕無祿也唐制亦然時亦有特給者僕謂漢唐致仕者亦皆有祿據通典謂漢制凡吏二千石以上年老致仕者三分故祿以一與之終其身不可謂漢致仕無祿也又觀唐令諸職事官年七十五品以上致仕者各給半祿又致仕官建中五年敕所請半祿料從敕出日於本貫及寄居處州府支給

### 雌霓

沈約製郊居賦其間曰駕雌霓之連蜺漢太狂之悠永出示王筠筠讀雌霓為雌鴟約喜謂曰霓字惟恐人讀作平聲司馬溫公謂非霓字不可讀為平聲也蓋約賦協側聲故爾僕考之雌霓二字東方朔七諫中已嘗用之矣張衡七辯亦曰建雌霓以為旗

### 曾子之書

曩時國學出高明光大在加意論而一時士子說光大之意此董仲舒引曾子之語不知曾子之書乃高明廣大非光大也加之至而已非加之意也此雖據



仲舒之所舉要以曾子之書為正仲舒又謂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不自知也曾子則曰與君子游如長日加益而不自知也曾子又曰與其奢也寧儉與其倨也寧拘曰巧言令色雖少行而篤難於仁矣此語與今論語微異又如所謂蓬生麻中不扶自直所謂良賈深藏若虛所謂與君子游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則與之化矣與小人游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則與之化矣皆見曾子之書諸書所引蓋本於此

臺笠緇撮

毛詩臺笠緇撮傳謂臺所以禦暑笠所以禦雨緇撮緇布冠也鄭箋謂臺夫須也以臺皮為笠緇布為冠故謝玄暉詩曰臺笠聚東菑注臺禦日笠禦雨是以為二事蓋本毛之說麴信陵詩曰臺笠冒山雨渚田耕荇花以臺笠對渚田是以為一事蓋祖鄭之說二詩皆有據依考孔穎達正義臺可為笠則一也傳分之者笠本禦暑而良耜曰其笠伊糾因可禦雨故傳分之以充二事則知毛之見如此

不可為已甚

君子之治小人不可為已甚擊之不已其報必酷僕



因觀北史神龜之間張仲瑀銓削選格排抑武人不使預清品一時武人攘袂扼腕至無所泄其憤於是羽林武賁幾千人至尚書省詬罵直造仲瑀之第屠滅其家羣小悉投火中及得尸體不復辨識惟以髻中小釵為驗其受禍如此之毒事勢相激乃至於此為可傷也莊子謂刻核太過則不肖之心應之今人徒知銳於攻擊逞一時之快而識者固深懼之

### 酒分聖賢

皇甫嵩作醉鄉日月有曰凡酒以色清味重而甜者為聖色濁如金而味醇且苦者為賢色黑而酸醜者

為愚以家醪糯觴醉人者為君子以家醪黍觴醉人者為中庸以巷醪麥觴醉人者為小人其說雖不同然以酒分聖賢者其意祖魏人庾語所謂清者為聖濁者為賢之說然又考之魏人之說又有所自鄒陽賦曰清者為酒濁者為醜清者聖明濁者頑駭僕嘗評之酒之清者為聖可也若與濁者為賢何哉當為頑愚魏人庾語與夫醉鄉日月其說有疵不若鄒陽之語為善也魏略以白酒為賢



之謂其書也踐物以白而無質  
 賦是詩人更結與夫朝職日月其詩亦不若彼  
 特之謂之書者其理何也詩與賦者其理何也  
 賦曰辭者為賦者其理何也詩與賦者其理何也  
 賦者其理何也詩者其理何也詩與賦者其理何也  
 然以配今聖賢者其意何也詩與賦者其理何也  
 昔為中書以林羅麥顯朝人者為小人其理何也  
 野客叢書卷第十五

長洲吳曜書  
 姚舜卿刻





